

多羅使華與禮儀之爭下的歷史迷途

吳志良

七日談

(澳門篇)

澳門聖保祿學院一隅，一七一〇年六月八日，多羅樞機主教在遠離故土的異鄉無聲息地消逝。那小小的房間，曾是囚禁他的天地，亦成為他生命最後駐留的驛站。窗外，澳門街市上華洋雜處、方言交錯的日常景象仍在繼續，像一曲複雜卻和諧的協奏曲，然而多羅心中卻永鎖着一個巨大遺憾：康熙四十四年冬，他作為羅馬教廷的特使抵達北京時，心中滿載着對溝通與理解的期盼，卻未曾料到最終竟墜入這般不可逾越的深淵。

一七〇五年的世界，東西方各自沿着迥異的軌跡運行。中華大地，康乾盛世正綻放奪目光彩，康熙帝江山穩固，胸襟開闊，對西學興趣盎然。他不僅延攬湯若望、南懷仁等西方傳教士入朝效力，更樂於與他們探討天文曆算、幾何測量等學問。紫禁城之內，康熙常與傳教士們促膝長談，西方精密的儀器與新奇的知識，曾一度成為宮廷裏被尊重與珍視的風景。

同時的羅馬教廷，在宗教改革浪潮的衝擊之後，內部緊繃着捍衛正統的神經，對外則燃起全球傳教的熱忱。教廷所憂慮的，是利瑪竇等人推行的「適應策略」——允許中國教徒尊孔祭祖、使用「天」或「上帝」稱呼造物主——這些做法在教廷眼中已觸碰了信仰純潔的邊界。教宗克勉十一世最終派遣多羅為特使，攜帶着要求中國教會終止「中國禮儀」的嚴苛指令，踏上了這片遙遠而陌生的土地。

一七〇五年十二月四日，多羅終於踏足北京城。起初，他受到了康熙皇帝體面的接待。觀見安排於暢春園，氣氛莊嚴而隆重。康熙起初以禮相待，賜宴款待，言語間流露着對遠方來客的尊重。康熙帝曾言：「爾眾西洋人內，

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見，亂寫書信者，即係亂法之人，在中國亦無用處。除會技藝人留用外，餘眾西洋人務必逐回，斷不姑留。」可見其願意接納真正懷有學識技藝之人。

然而，當康熙最終清楚得知多羅此行核心使命——禁止中國教徒行祭祖尊孔之禮——時，風雲驟變。在康熙眼中，祭祖尊孔絕非單純儀式，而是維繫社會倫理與國家秩序的核心支柱，關乎「孝治天下」的根本。康熙震怒之下，在朱批中直斥：「眾西洋人，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竇的規矩，斷不准在中國住，必逐回去。」利瑪竇所開創的調和之路，在康熙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合法性。

多羅不顧皇帝態度已發生根本逆轉，堅持己見，一七〇七年初在南京，他斷然頒布了那份注定引發風暴的《南京通諭》，明確禁止中國教徒參與祭祀孔祖。此舉無異於向清廷公開挑戰。康熙的反應迅速而強硬：多羅被拘捕，押解至澳門監禁。康熙諭旨嚴厲，稱「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並明令：「多羅之言，輕狂無理。此等人不可讓他在中國住。」

多羅被押至澳門後，囚禁於聖保祿學院旁邊一住宅中。這座位於東西交匯點的城市，曾見證過無數文明的相遇與對話，此刻卻成了一座囚住特使的牢籠。他於一七一〇年在幽禁中鬱鬱而終，教廷使者的雄心最終在南海之濱折戟沉沙。

澳門，以其獨特的歷史境遇，在東西方激烈碰撞之時，竟意外地擔當起一種緩衝角色。多羅雖被囚於此，但相較於內地，此地氛圍終究略為寬鬆，教廷的訊息仍能艱難地在此中

轉。聖若瑟修院等機構，默默保存了多羅的遺物及其時代的歷史碎片，使那段激烈衝突的歲月不致完全湮滅。澳門以其特有的包容性，為水火不容的雙方提供了一個避免更慘烈直接衝突的隔離地帶。

禮儀之爭的實質，遠非表面習俗之爭，它深植於兩種文明對世界秩序與權力歸屬的根本理解衝突之中。在康熙與清帝國的視野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是至高無上的「天下共主」，擁有最終裁決權，包括裁決宗教事務的權力。而羅馬教廷所堅持的，是超越世俗國家的普世宗教管轄權，教皇擁有對全球信徒信仰實踐的最終解釋權。當康熙質問「況西洋人等，無一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時，字裏行間流露出對教廷干涉內政的極度反感與對自身文化主體性的堅定維護。兩者在權力話語體系上根本性的不可通約，使任何技術性的調和都顯得脆弱無力。

禮儀之爭的傷口並未隨多羅的離世而癒合。雍正、乾隆時期，禁教政策日益嚴厲，中西交流的關門被重重落下。昔日活躍於宮廷與知識界的西學傳播幾乎中斷，思想交流的河流近乎乾涸。當近一個世紀後，馬戛爾尼使團再次叩響中國大門時，雙方已陷入更深的隔膜與誤解泥潭。清廷對英國使團所代表的近代國際外交規則與工業文明成果視若無睹，而

英方則愈發認定中國傲慢閉塞。誤解的堅冰越結越厚，最終導向了那場用炮火強行「對話」的悲劇——鴉片戰爭。多羅使華的挫敗，早已埋下了日後災難性衝突的伏筆。

多羅最終被澳門仁慈地收容，並在此走完生命最後一段路。澳門這座小城，像一位歷經滄桑的見證者，默默守護着那具未能歸葬羅馬的遺骨，也守護着一段充滿碰撞與隔絕的沉重記憶。回溯多羅使華這場激烈碰撞，我們看見的不僅是個體命運的沉浮，更是兩種文明在相遇時難以避免的深刻困境——當對話變成獨白，再寬闊的海面也架不起理解的橋樑。

多羅的遺骨靜臥於澳門，而歷史的深重回音至今不息：文明間的對話，需要放下「唯一真理」的執念，在尊重差異的基石上，方可尋覓共存的智慧。這被時光反覆浸染的功課，至今仍被人類艱難地修習着。



▲澳門聖若瑟修院一景。

快樂的龍鳳馬



柳絮紛飛 小冰

荷里活功夫武打片的總指導李靜，最忙的時段是春節前後。她的「功夫之星演藝學院」除了有專業演員，還有一批青少年學生，每到農曆新年，師徒們四處演出，舞龍舞獅，表演棍術、刀術、劍術、拳術等。今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天的義演，安排在洛杉磯動物園。

演出隊伍來到園區入口時，一個手捧金元寶的「財神爺」走了出來，眉開眼笑的，富態得很，長而濃密的鬍鬚。他見人就说「恭喜發財」、「馬年快樂」，怕人聽不懂，又加說英語。遊客中有人聽見了，補上一句韓語，接着又有人說一句西班牙語，之後有日語、意大利語，都是同樣的內容，人群熱鬧起來。

這時一位帥氣的男士出現，他頭上盤着大大的髮髻，身穿黑色飄逸的長袖長衫，行頭很像《慶餘年》裏面的男主角。男士大動作地揮出一條塑料長龍，時而把龍頭往上拋，如天馬行空，時而將其舞在地上，似巨龍翻騰。

不遠處，李靜揮舞着一條像龍又像馬的飄帶追上來，活動到了高潮，遊客們把鏡頭對準了她，我也對準過去，色彩鮮艷，場面生動，拍攝效果真不錯。李靜一路舞蹈，一路指示隊伍的行進方向，忽然一個白人男士湊過去，遮住了她的身影。「我可以試試嗎？」他問，李靜順勢將飄帶遞給他，教他玩。這一齣沒有料到，是不是精心安排的呢？不知道，但至少被那個觀眾打亂了陣營。順勢，這美國式的插曲，這演員與觀眾的自然錯位，讓快樂的觀眾更加快樂了，大家為他鼓掌，對他說good job（幹得漂亮）！

咚咚鏘！咚咚鏘！咚咚咚咚鏘鏘！演員們一路走向劇場，一路鬥龍，戲龍，舞龍，還有那些快樂的龍、鳳、馬，真是非常熱鬧，非常和諧。我猶如身在香港，卻又明明是在洛杉磯，在一個非唐人街、非華人社區的公眾場所。

演員中，很多是華裔家庭的兄弟姊妹，有我熟悉的郭家三姊妹。這三姊妹跟李老師學習中國功夫多年了，有點水平了，成了隊裏的主力軍。大寶二寶是一所重點中學的高中生，大寶快樂甜美活潑，有掌控局勢的資質，演龍球；二寶是一位龍身演員；三寶身體靈活，協調性好，演龍尾。

演出在動物園的小劇場舉行。倒是在劇場的演出中規中矩，有傣族舞、蒙古族舞、藏族舞、朝鮮族舞等，說是中國民族舞，也都參雜了一些國際元素。印度華裔跳的那個中國舞，她們用了眼神轉動和微妙的面部表情，那是印度式；越南華裔的舞蹈服，上衣立領，右斜襟，是中式，下面緊身長褲加長袍，是越南式。

這演出的效果，這過年的氛圍，是演員和觀眾共同烘托的。



君子玉言 小杏

春天，大抵是從一枝花開始的。古人說，「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無論何處的春，少了花，怎好意思說自己是春天？

半月前，荊蕀約去四合院的咖啡吧小聚，人我來叫，地方她來訂。結果我約的人都到了，我自己卻在老城區的胡同裏兜兜轉轉走迷糊了——這片地方本該算我的熟地界，畢竟在這裏工作幾十年，我也自信滿滿地沒開導航。從地鐵出來，掃了輛單車，蹬上就跑。本該向西，竟一路向南，等發覺時已到西四。索性鑽進小胡同，七彎八繞又繞了回來——也算是我熟悉這片街區的一個不可否認的「有力證明」。

傑妹妹與荊蕀本不認識，初次見面，大家感覺很是投緣。誇我人叫得好。我們在四合院屋頂咖啡吧，分享糖葫蘆、栗子瓜子和法式煎魚、拿破侖蛋糕，拍照，說悄悄話，說着說着，笑聲忍不住大起來，又趕快互相噓住怕吵到別人……

咖啡吧建在四合院的屋頂，用綠植隔開一間間卡座，氛圍感拉滿。窗外春意初綻，桃花朦朧，古塔剪影就在眼前。不知不覺，所有的客人都走了，我們成了最後一桌，還捨不得散。四人在胡同口告別，並相約常聚。這麼好的春天，這麼好的花，這麼好的氣氛，這麼好的友人，此刻不約，更待何年呢。

城裏的玉蘭又開了。樓前一株白玉蘭，高過二樓；隔壁單元一株紫玉蘭，竟攀到四樓。兩樹花，又高又好看，約莫半月前就開了。這幾日風大，花瓣一片片往下落。我便有些着急，着急感冒遲遲未愈，着急去公園看花，怕去晚了，花便落盡了。

到了公園，煙柳淡彩，卻並沒有想像中的萬花爛漫。好多花尚在孕育花骨朵。想想也是啊，雖說已春分，但農曆不過剛過二月龍抬頭。湖水早已褪去冰

去一棵開花的樹下集合

封，微風中漣漪綿綿，大雁、丹頂鶴、野鴨……各類水鳥在湖面舒展翅膀、在洲渚間起落盤旋，戲水覓食，叫聲像是在哈哈大笑。人還在尋春、盼春，動物早已與春天心意相通。若無這些生靈，人間的歡喜，怕是要無趣許多。

漫行園中，還是發現了一片一片櫻花，遠遠看去，淡如一抹輕墨水彩，如雲如霧。終在一片陽光旺盛的草坪上，見到櫻花與山桃，淡粉淺白，彩影斑斑。背景裏，是淡黃的金槐、淡綠的柳、淡金的草坪……密密疏疏，色彩錯落，一派國畫風。雖未見繁花熱烈，卻偶遇了一個雅淡安靜又活潑潑的春天。

陌上花開，春意緩緩，我還着什麼急呢？

出了園子，沿着路邊走，遇見三三兩兩騎行者，陸陸續續往前趕，抬眼望，前方一排花樹，櫻白桃粉，花影成蓋。人行樹下，落英繽紛。騎行者們聚在花樹下拍照，又沿着花廊前行……他們可真會找地方。

千年前王維寄書裴迪，發出誠懇又浪漫的邀請：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倘能從我遊乎？花都開了，再不約，好友成線上網友了。千年之前的邀約，漫過朝川雲煙，至今仍動人。

人間自古多奔赴，總向遠方尋未知。回



望半生，行來匆匆，風雨兼程，亦有山河光景，只是少有停步。回望才恍然，一路奔走之中，對身邊花開、眼前情誼，終究是眷顧不夠。連好好關照自己的片刻，都在匆匆間疏忽了。

這一株花樹，就守在尋常煙火裏，不聲不響。悄悄地結苞，悄悄地開，又悄悄地落。一株玉蘭，要蓄上半年的力，滿樹花苞要忍耐住寒冬風雪，才擠出這半個月的光景，把大朵大朵的花呈現給春天。

你看，連花都懂得慢慢來，我們又何必將日子趕得那樣急。

不如趁花期，帶上親人，會會友人，也好好見見自己。在花下多坐一會兒，多說幾句閒話，多留一段看得見、摸得着的溫暖。不必等繁花滿枝，不必盼事事周全，就在這個微雨輕風略帶寒意的春日，去一棵開花的樹下集合——陌上花已開，不妨緩緩歸。

行者也好，歸人也罷，走近了，在花樹下坐一坐，清風拂面，花香沁人，人也重新回歸自己了。縱然一身滄桑，內心依然純真。

我把拍下的花樹與母親的照片用AI合成了一段視頻。視頻裏的母親，微笑着，從花樹下緩緩走來，像從前每一個尋常的春日。相信天堂裏的母親與我們心有靈犀：花開時節，就去一棵花樹下集合，共赴這一場春暖花開。花開了，我們在，母親也在，父親也在，親人都在。

花開花落，是自然的輪迴，也是人生的隱喻。那些刻骨的悲歡、聚散與起落，在一樹繁華裏，終得安放。

半生走過，有辛勞亦有榮光，有緊繃更有溫良，萬千況味，且存花樹之下。

站在花下，風過花開，人在眼前，便是最好的時節。緩緩歸，久久念。

(亦以此文，遙祝遠方的親人生日有花相伴。)

▲北京春天的花樹。 作者供圖



如是我見 琦珪

路邊的草地上，一點一點的綠意冒出來了，像「星星」撒滿了一地，閃爍着明亮華麗的青翠夢想。柳枝上的鵝黃簇擁在一起，遠看去，宛若一團縹緲的輕紗，隨着風兒起舞。煩惱和鬱悶，跟着蕭條枯澀的冬留在了過去，風水輪流轉，轉到了春天，世界上的一切都飽含着希望的質地，鮮亮的日子來了，春天是輕盈的。

前一段時間，遇到了諸多不順，心情低落，真是應了那句俗語：「心情不好，運氣也跟着不好，走路摔跟頭，喝水也能噎着。」而如星星一樣閃着光

芒和希望的春消息，就像季節寫給人間的家書，告訴我們，春天來啦。「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春天給我們帶來好心情和好運氣。日子從現在開始，像一株奮力往上迎接春天的植物一樣，向着青翠茂盛的夢想奔跑，散發着喜悅和生機。

生活在南方的親戚出差路過，正趕上我們這裏的春天。我快樂地說，我們這裏很快就會迎來美好的風景了。他望着車窗外一片乾枯的景象，有些不解。我向他解釋，這樣遠看着，可能看不出什麼，但是走近一棵樹，就會發現乾枯

的樹枝都隱藏着驚喜呢，不是在長新葉，就是在準備開花。他輕輕地笑了笑，沒說什麼。

想當初，我們都是從同一個地方出發，像一粒種子一樣乘着命運之風飛翔。他飛到了南方，落在了那裏的土地上。我飛到了北方，因緣際會，落到了這裏的土地上。而今算來，差不多快二十年了，多年的生活已改變了我們曾經的習慣，他鄉不知不覺成了故鄉。不管是在南方還是北方，多年的磨礪和磨合，我們都已經隨遇而安了。

親戚說，北方太乾燥了，這幾天他

一直在多多地喝水。他又望向車窗外光禿禿的大地和樹木，說，這樣荒涼的景象，他不喜歡，他還是喜歡在南方生活。

而這些，卻是我喜歡的，我喜歡北方的乾燥，喜歡北方大地的舒朗，哪怕是荒涼，在我眼裏，也自有荒涼之美，且這樣的美裏還蘊含着無限的希望和整個春天的能量。讓人想到人生，想到人這一輩子的際遇和起伏，給人啟發和信心。春天就是要來告訴我們，一切都是暫時的，寒冷會過去，枯萎的草木會重新返綠——「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

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

這是家鄉在更北方的蕭紅說的。她在《小城三月》裏寫道：「蒲公英發芽了，羊咩咩的叫，烏鴉繞着楊樹林子飛，天氣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春吹到每個人的心坎，帶着呼喚。」

一寸一寸的，北方的春天正是這樣形象生動地來到我們身邊。就像過日子一樣，不是急吼吼的、潦草敷衍的，而是悠悠然的、細水流長的，慢慢地感受風往哪個方向吹，欣賞一株草破土的生機，一朵花盛開的優雅，一隻鳥在空中展翅的瀟灑。徐霞客說：「桃花流水，不聞人語；雲影苔痕，自成歲月。」人生可以很宏大壯闊，但生活很細微實在，一寸一寸的有意思的事，連綿成如山如海的世界。